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七

元 虞集 撰

記

新修開元浴室院記

袁州開元浴室院者故唐寺也宋時僧善相主院有回道人者愛其井泉甘美時來從相飲久之留墨二丸與相而去湖南轉運李甲好叅訪或語之曰吕洞賓在袁

州浴室院有墨寄其主僧可徵也李道過求之相相曰有回道人寄墨無呂洞賓也出以與李蓋黄金云明日回至謂相曰人知我矣遂與俱去不知所終自是院無居人荷塘山僧閭來視之不能葺也獨謚嚴愿居之久廢弟子曰法琳法琳自幼參學承事雪巖欽禪師與入室之列孤舟濟在崇勝海印如在慧力虚谷陵在仰山皆嘗禮之使分坐說法皇慶初元持鉢遊旁郡頗以藥石濟人歸而傾其囊得金若干遂以葺其院建大屋曰

毗盧法界象佛菩薩天人龍神其中曰華嚴海會端其
徑遂高其門閈又有撫州判官李某鑄銅為浮屠紹興
鹽司丞周立禮買田施之而琳來京師求文以為記予
嘗聞佛者之言曰呂洞賓仙久旣去後見黄龍超慧禪
師始究竟今又與俱隱去相為人不可知要是可與呂
俱亦異人矣然則夫所謂非幻不滅者果有二事哉二
人者游戲示現將無為人之深心然而卒莫能繼之凄
凉寥落百餘年而有待於琳者何也琳遇大司空於燕

之仰山山本廬陵人其傳法遠祖曰青山辨山谷黄氏之孫本豫章人皆江西也故仰山為琳開堂集衆傳衣拂付之俾嗣其法焉由是王邸戚畹貴臣之家多知琳者名聞天子被璽書住持撫州梅山廣濟禪寺大司徒珍且爾請于帝師加其號曰佛慈普濟妙慧禪師而别出書𮖲其院者則僉宣政院事鄂勒哲依達實之請也故為述偈以賛曰大乘浴室表清静光明成就福徳聚神王持地不動身寧隨世相有毁廢外道仙人與尊者二

俱自了去不返草深井泥古道斷百歲來者墮空寂琳公歷事諸古佛慈愍因地不思議歸運已珍若塵沙成此毗盧妙法界儼然宮殿彈指頃華嚴境界種種現集雲老人破顔笑印爾願力堅定故永刧不壞常現前續佛慧命度衆生回向當代殊勝常

相山重修保安觀記

撫州崇仁之南六十里有高厚博大之山焉曰巴山唐名臨川山今曰相山者也循其麓三百里有餘不能周

升其巔廿餘里而後至歧而上銳自郡城南出已望見之邑之官舍民居當陽者莫不面對雲如縷出山中盤礴覆冒膏潤充溢衣被草木阬谷之容溝澮之通堰埭之瀦節宣蓄泄以為稼穡之備其利無窮矣是故吏民朝夕瞻仰一食必祝設不幸有旱溢妖沴之變土木螟蝗之孽無小大遠邇奔告稽首得所願欲乃已巍乎高哉穹窿嶔岑之在望也其神明焉可誣哉而邑之父老言先漢時地本南昌西南之境梅君福尉南昌有所捕

治至焉欒君已爲豫章太守亦有所莅治於此二君有仙道方術以輔其政化辟除邪暴禁止淫黷使民不逢不若離其菑害是以德之而不忘皆有遺迹祠宇在山之支隴唐鄧君紫陽本郡人葉君法善縉雲人亦曰南城人皆常往來修真山中故宋時即山巔並祠此四君者而使道士守之梅欒山下之祀祭不廢乞靈之人以四君爲歸矣紹興中郡守歷陽張公孝祥甞刻石著其靈應而石亡久矣其文亦僅傳開慶已未用漕臣守臣

言禱祈之應封四君為真人端平甲午加封真君皆有襃稱咸淳辛未守臣四明黄公震端嚴有識士也至郡連旱大究荒政斥罷淫祀獨禱於社稷山川就郡城望拜兹山遣吏迎四君之象果得雨嵗乃熟去為祥刑使者猶屬文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後來者知敬恭明神而不㴱眤于邪淫云内附國朝仍用道士主祠天子有詔書祀名山大川則守令奉詔敬祠嵗侵守令迎禱如故事民間之禱祠無所禁也然山高以險祈報嘗在夏秋

時冬未寒山氣已凝為冰雪守者非清苦不能恆居四方冠褐者黃緣文書汚合苟爪華之微利人迹罕至則鳥鼠散祠宇頹圮像設暴露農民顧瞻傷怛不知所出今監邑承直郎唐古巴圖大用嘗奉詔書致祭見而感焉未暇及也在官之明年為後至元庚辰四月旱種不入土禱於山麓欒君之祠其應滂沛甚異七月又旱合羣祀而禱之亟迎四君之像皆至縣治又得雨郡吏以旱之迎禱四君者雨亦應而送神還山目其荒涼以懼

以愧究諸其故則主祠者無固志之弊也邑中景雲觀道士黄處和事玄教大宗師吳公於京師吳公命處和歸主華蓋之山而正一三十九代張天師已令王應真主華蓋得度弟子以居既有成績乃移處和理相山苦四至者爭利而弗鄉也保童君乃為文書言諸主道教者請以處和自度弟子嗣守而葺之未數月張天師吳大宗師還書悉如巴圖之請相山先有上清法師孫慶衍受璽書領相山而留侍上方不能至處和遂次慶衍

為相山甲乙之始云巴圖告諸近山之士民曰姓其者
各出財以施黄處和耕石田飯蔬食披榛刋木躬先徒
工遂以至正辛巳歲九月克修四仙之祠道衆之舍門
廡庖庫以次而舉監邑通敏有才器治事有方畧久而
民益信服之是以作茲山也不煩勞而迨其成焉山之
人不敢昧其更始乃相與伐石而篆其事云巴圖之同
官前令奉訓大夫新知寧都州益都丁額森令令承務
郎鄄城任果前丞忠顯校尉同知寧都州縉山張榮令

丞從仕郎某郡張友諒始終共任其事者將仕佐郎主簿豫章舒文琰今尉楚國程世臣典史豫章胡天祥代胡者汴梁石成玉也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一月朔旦具官虞集記

勑賜黄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弘忍生蘄州黄梅即黄梅為道場說法度人傳信之衣既有所付遂去縣二十里入馮茂山以居及殁弟子奉全身塔焉學人依歸聚為大刹唐

人尊之曰大滿禪師塔曰法雨寺曰大中東山之寺南唐加師號曰廣化宋景德中改賜寺額眞慧其初律師居之祥符八年戒𨼆師來住山始革為禪歷住者十二人演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宋之季年國境日蹙蘄以邊障受兵州吏民奉師遺體入城求福州果以靈貺按堵不遭鋒鏑而東山見燬于兵既内附日以安輯富庶僧了行乃躬事土木崇精舍于州治之東以奉香火之留者又入東山汛掃寺之故基而致工焉塔廟庭宇

粗立而行老至元二十九年僧大通繼之成佛祖殿僧堂方丈鐘樓之屬頗稱華麗皇慶二年三韓萬奇上人從瀋王奏請還祖東山事具義公記至治二年通又老今住持法式方為虎溪第一坐通率衆具禮請主其山是時寺之食者衆積弊紛拏稱貸以給式至精厲自持大作三門黄金飾題牓作大殿奉祖師作經閣藏殿而蒙堂安老堂行堂庫堂萬佛閣照堂庖湢垣廡次第皆成而通公前所作多庳下不稱且以弊告又撤而更新

之務極崇勝給衆之田有鳳源永福東積復古阮家鐵甕等莊或復或創凡二百餘頃其屋室器用之資又曰完以富鐘鼓鏗訇禪侶雲至式致用而有文又修百大舊規而行之江漢之間隱然一大闠闤計其經始至于落成才七年爾何其敏哉施財者自邵帥韓某總管易某等凡若干等人其成者則大觀惠孚希復也式又曰今國家崇尚象教古昔莫能加今東山之成願力所就蓋山川之靈實際景運而祖師名號非鹹代所命不其

闕乎乃走京師將請諸朝中政院使李公信家本三韓
三韓有上人曰覺元日智承運以其事語之李公信與
其妻隴國夫人崔氏並加敬慕檀施必親又齋沐聞於
中宮製金紋伽黎大衣以賜出宮中金錢萬緡與之俾
半修塔廟半為長明燈之資而式亦賜金衣受璽書號
曰佛日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真身同在鄭同奉入
城又同時各歸故山故亦同有伽黎然燈之賜焉年月
日三藏法師具以奏聞天子乃賜四祖號曰妙智正覺

禪師五祖號曰妙圓普覺禪師而詔翰林直學士臣某為文記之勸諸東山之石臣某嘗聞諸佛學之人曰釋迦二十八傳為達磨入中國為初祖祖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與能分南北宗南宗既為六祖弟子尤盛可知者十餘人而菏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宗會之後圭峯密推會為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任心即修為未盡然容不一二傳遂不著於世而讓之後為溈仰為臨濟數百年來衍迤盛大

多濟子孫他宗莫及也東山之爲禪也實始戒戒雲門之系也實盛于演演濟之六傳嫡孫演在山時從者常千人而佛果勤佛眼遠佛鑑勤南堂靜開祖寧五祖自皆得法於此此六人者出其法益張以大而勤之後若隆若果皆振世卓然之豪傑其所警發又多大人君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亦盛乎嗚呼自忍師發迹兹山而戒演中興之於五百年間殆法運也不然心宗無門之說不絶如綫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底止而折

衷哉茲寺之記所以不可不重也况式以五十年未就之規
七載畢事天將啓其人如式演者於是乎故為之銘曰
巍巍東山大士宅蒼松歷見歲七百藏真寶扃面不
隔精純禀具至陽徳真實不壊過金石流光燭天夕
芒白有睹其瞬朝日赫承運出見保邑國來歸有時
用無迹素華淨於冰雪色沈沈天宫萬寶積上當星
漢下連澤九江匡廬在几席鬼神與能龍獻力諸天
駿奔從帝釋豎草立刹成匆亟誰其作者行通式匡其

著銘帝所錫咨爾法界衆神伯持地主林各述職祖號具足如帝勑輔我皇元鎮無極

大興龍普明禪寺碑

天歴元年九月庚辰皇帝遣工部尚書臣士弘傳詔翰林命臣某製大興龍普明禪寺碑文皇帝若曰昔我皇考武宗皇帝撫軍朔方朕生之三年歸繼大統在位四年而棄羣臣仁廟臨御傳至英皇當是時權姦用事遘譖離間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之為地也炎霧噴毒

往鮮生還而使朕居焉閱歷歲年有安無苦朕於是覃思以求豈非上天垂祐祖宗鴻休而致然歟乃捐金庀工即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藍以答天地祖宗之昭貺以介福於皇帝太皇太后又以綏保其民人焉創始于至治元年十月六日締構雄麗嶺海之間鬱為奇觀朕雖未嘗躬落其成而想見其處常往來於懷也臨御之始慨念疇昔因賜名曰大興龍普明禪寺其紀朕意托諸金石俾示悠久臣某拜手稽首颺言曰昔者大舜

歷試諸難殷王高宗舊勞於外葢雖聖賢之資猶必困心衡慮而後膺天之大任而成帝王之能事也今陛下躬冒瘴癘備嘗險阻則其所以下悉民情上成聖德者夫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頓坐流離之餘人之常情豈暇他顧而陛下於斯時也曾不以動其心顧方惓惓君親之恩閔閔黎庶之苦不惜萬金建大佛事以致其誠嗚呼君天下之量固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且臣聞之天之所以照臨萬國者日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興

龍之美名俾普天之下咸仰觀其隆平之効炳煥赫奕以至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豈溟渤之外獨可得而私敢述銘而刻之銘曰

於惟聖皇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有傳天相峻德櫛沐風露以恬以廉貞幹之固旆旆龍旂來歸孔時臣力師武至公何私肅肅清宮夙夜徯載而猶固讓至三至再赫乎當陽思舊不忘曰我梵祠在彼海邦昔瞻廟朝莫獲近只親矚下泯顛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曷

既予懷於焉作宮惟天祖宗錫我景貺兹不表章闕彼顯望乃錫嘉名如日之升文臣受詔刻石以徵咨爾島嵎龍君海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鏗訇鼓鐘來儀來朝內嚮而趨天子匪遥嗟嗟遠人天子念爾念爾艱食𪗁征用弛天子無為一日萬幾孰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耋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間伊邇蔚蔚斯文金石相宣謳歌欣愉於萬斯年

成都路正一宮碑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異文武材能豪傑之士世世不乏然猶不足盡其神氣之秘緼於是有神人仙者圖赤斧之流出乎其間而世所共知者漢正一天師張陵遺跡幾徧西南事最著其興利若鹽井之屬至于今賴之其後者朱桃椎王保和等尤不可勝數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師劉浩然碧雲庵道士張仝者高行奇術近接耳目里中兒女子能道之故成都青陽玉局諸宮禁然以名天下者非一日矣延祐三年春予在

奉常被旨修歲祀于江瀆禮成且還思昔之所聞而問焉凡宮室樓殿蒼乎其幽黝乎其潛萃乎其嵬乎其雄傑高岸不可測者亦徒見夫深林茂木清泉瑰石而已求其人固不得彷彿而從之也盍為之躊躇歎息而不能去四川儒學提舉云於此有曰汪君者幾近之修漢天師張氏正一法持戒嚴甚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有不能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吏民走以要汪君君以其法致之雨立至大水又以要汪君雨立止歲以不害若

夫疫癘鬼怪之撓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時汪君出道見者無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凡官府郡縣咸信尚焉未始少為之屈也成都守實訥度地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共構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送竹木瓦石金幣米粟與百工操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於是宮廣若干畝制屋為殿者二一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師為堂者幾祠其神為圜庵及東西屋以居修真者而居汪君者

曰草堂為屋若干間門廡廚湢庫庾悉具經始以延祐元年二月成於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而汪君翛然若不與知者也既復命予以汪君事語玄教嗣師玄德真人吳公全節真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道弟子也西游青城十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賢院以聞有敕賜名曰正一宮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號也汪君名集虛字太闕廣信人今守國大元帥紐摛公之孫元帥自憲宗皇帝時以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

名傳河中人嘗在宿衛玄德真人曰予本蜀人又嘗使過其處宜為銘銘曰

維蜀之都金城巫巫靈關秦闢文林漢作休養自葛殷完最唐閱世千百以安為當或代而服或據斯取兵無久搆旋按故堵壅繁蠹厖數丁刻除嘘𡾰百年谷陵均墟既撤而息迺見芽蘗承時嘉澤更長斯洽神帝靈仁惠肯顧依宰于燥淫疵癘勿威厥惟清靜克通神志靡祈弗應相我人士人士作宮敬報神師有儼有臨匪僭

匪私於皇天子視遠如邇郡奏朝聞夕出封璽曰咨遠人孰保孰容笱相之道予曷弗從伊祝何祕于躬受福嗟爾衆庶視此明勅毋邪爾思勿貳爾心物辨志定正一是欽可以安泰可以長久名不虛造是用嘉爾凡我蜀人帝力是知永歌萬年新宫是詩

開元宫碑

皇慶二年七月使召靈妙真常崇教真人王壽衍於杭州以弟子張嗣顯從十月至闕賜見于嘉禧殿館諸大

崇真萬壽宮真人使嗣顯來言曰某所領開元宫其因革具有始末惟不傳是懼請記之按舊志杭故有開元宫唐開元中刺史陸彦恭用詔書所作乾符戊戌燬于火後五十九年吳越文穆王復其舊其臣林鼎記之宋景德丁未勅改景德觀後十六年有以私財修之者進士陳戩記之然俱不復存嘉泰甲子寧宗以其潛邸為今宫復賜名開元並祠閼伯命大洞法師張某主之宫在秘書省之左紹定辛卯燬于火又重作之廣以大宗

正司故基賜田七十九頃度道士十四人以居大元至元十三年行中書省杭州即故祕書省為署二十八年大火省及宫俱燬省故隘庳不足稱大藩之容覩取開元地擴之出金助開元主者董君德時及今真人購故宋公主第以為宫公主宋理宗女有司護作唯恐規制工伎甲於當時至是易其檐桷門陛牓署因加表飾設皃位被服以象其天神帝仙人之屬隆隆然湛湛然真神宫殊庭矣明年翰林學士承旨閻公復記之元貞二

年陳君天錫奉旨繼董君時晉王以真人藩府之舊請以主宫事真人固辭大德八年始以宣命繼陳君奉被璽書加護如故事初賜印視五品以重所領之九年外完垣舍内嚴臺殿凡宫之為制始僃又封植其花石竹樹疏導其池渠髙梁跨雲曲館進風神魚靈鶴來泳來止所以休寧其修真者尤邃密靚雅樂哉天人之君乎曽城之内殆莫與加矣於是請謝宫事未幾俄賜號曰真人使者即其宫命之遂還理其宫不敢去及得見

天子即具疏言聞道家以無為為宗古之言真人者闕邈矣今為其道者善傳上意達諸神明導覡祉存著專一其事也惟大宗師大真人嗣師真人久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數其貴視公卿侯伯而不與其憂責於玄教顯榮極矣夫名者實之賓泰甚則忌真人非遠臣所可得名臣敢固辭不敢稱真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聖朝志願誠足矣天子聞而嘉之若曰為而不有真老子之道哉昔人言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耳尚慈儉尊

退讓以風示天下為國之禮則然延祐元年四月因改

賜號曰宏文輔道粹德真人命學士為訓辭示褒寵刻

銀為印視二品使盡護杭州諸宫觀仍治開元宫亦名

璽顯以璽書而别為璽書給驛騎五命徧祠江南諸名

山奉辭之日天子見之便殿賜坐留與語移時深稱上

旨因顧侍臣曰予早知大宗師今年高德彌謹嗣而傳

之者予必貴之此其人尤宏廓用謙以為禮者乃字真

人而命之曰眉叟朕知老子所為道德經開物成務者

也善學者人人可用世非獨道家書先命近臣以明示中外爾尚敬宣至意勿敢忘又賜寶冠金衣始稱真人服章焉於乎開元之爲宫久矣繇真人深自謙抑爲上所嘉顯其名葢遂表著于天下宜有銘銘曰

於皇聖世治緜清靜恵宗道家受釐有祠内外相望靡不寵嘉煌煌我宫殿于東南神明之居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國都何因何稽曰爲開元厥維禎符禎符孔明大開元疆神告不誣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既燬而墟

除丙圖新爰得永宜天人合謀甲觀夙成帝子攸降巍巍渠渠道貴因循不貴改作昔劬我舒廼象貴神赫如有臨風馭電車大集于成在今真人克恭璽書恩言雅文真人用謙為道光華自朝旋宮率職賛祠思用不渝錫福予齡天子不有于民是敷維千萬年至於億世邈哉永圖敢述聖德刻以貞石式章道樞

玉笥山清真宫碑

玉笥山清真宫在臨江之新淦其實錄以為本名羣玉

山漢武帝授上清籙於此見有光如筍下之䟽今名而以上清名宮云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郡登潛天柱山出尋陽浮江過彭蠡所過祠名山大川今山在彭蠡上游數百里豈嘗至而史畧之不然則郡國望幸者或繕其治處矣按圖其山起東南稍行而南為三峯名赤松漢武魏夫人三壇又西為覆箱峯特竒峻又北為北峯中引小隮而下宮在窈窕中與前三峯相直上有石壇九避秦人孔丘明等九人上昇處故曰送仙峯又東為郁

木坑其東南出與初起山相值兩山之趾犬牙交人緣澗水取徑二十四曲折始出山外而中若環堵者矣意者受寛而括約笥之所以得名者與其所祠神君曰九天司命左曰洞天天王右曰洞天仙官蓋古之得道者云又曰縣其三峰之崇高嚴厲故以名此近是矣其地多奇卉靈藥又有丹井墨池壇洞之屬皆托古仙神人以名之信乎非世俗所得有者每天高氣清有聲出空中如衆樂並作莫知其名物然一時同在者或聞或不

聞及夜聞寂又如聞車馬金革之來若神物有所劾治者居民相傳畏忌遠其家數十里外獨學道之徒居是宫耳宫之始末可知者梁天監中杜曇永與其門人錢文詠來居蕭子雲以錢百萬助成之宫今有石刻在宫中云是曇永所撰上清宫碑文而文詠書然其署官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真者唐長慶中謝修通奉母隱此山實錄所著也南唐時皮羽南受知後主刻木為印使佩之以治宫事徐公錯為篆上清宫

額此最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勅改為清真宮端平丙申主宮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有之孫也郡人重之為請于朝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禹曾道隆皆名家子又有道行法術為時所尊敬故能大其宮而新之益入田租以給衆來者日至而宋亡矣自是以來相繼治其宮者曰胡永年曽卿曽劉繼賢曽季謙張髙老涂宏道其方來則歐陽本一聶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世祖皇帝嘗召卿冑至京師咨問稱旨留之四

年乃得還既而宫之屋日敝於是元貞丙申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鄉冑嵩老又作沖妙堂戊午季謙又作三清殿先後以其財來助者郡人胡復張日新臨川夏廬陵曽德和曽巽申曽如圭姑蘇周静法也其後繼作日處不懈而宫皆新成者矣三清殿成之明年聶立仁方從玄教嗣宗師以其事來告曰未有年而吾宫新則昔之從事於此者多矣然自杜君以來姓名可考者寥寥數人耳則其泯而無聞者無文字金石之托也不可自我

之世無以示後人子幸為我銘予既聞而歎曰山川之形勢為豪傑所臨依衆庶所會通者歷歷可見然而忽然之間時往物異則感慨係之而荒閒寂寞之濱乃有斯人據泉石之極致以相傳長久如此乃為次第其說而勒之以銘銘曰

太秀之山羣玉之府廓兮有容若筍將貯不鍵而固匪槖而盈合沖納和伸憑虛生其神孔明維大司命參我左右宰我衆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衛中居旋制九

州文昌之宫泰階之上靈氣翕張孰執其象偉若降精巋崟峙停熓燎弗輕食于殊庭神君欲來泠風與俱樂出太空合神于無朝陽熙熙夕顥肅肅孰其迎將孰其往復精明粹融潜滋寖充自然遂成闕不逢穆穆在朝皡皡在野我宫恒新以詔來者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七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八

元 虞集 撰

碑

崇壽觀碑

大茅山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天觀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大始中廬陵太守孔嗣之重立以奉曲阿高士華文賢

齋建元二年勑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以太子時至焉唐貞觀初勑改為崇元觀有太極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識者左拾遺孫處玄文揚幽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玄靜先生奉勑重修復民百家備修葺寶歴三年主者有賀思寶則因器物銘識而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勑賜今名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真始來主之顧瞻方臺近對南面左峯疊玉右引大茅之支而回合焉定錄君嘗言大茅

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出便平比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乃嘆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于今代有增益求諸晉人之舊惟此與玉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乃傾廢隘陋特甚豈不在我耶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為大元殿以復舊規象三茅君於中東為任華王李賀五君祠西為陶隱居祠究前殿基為弘道壇自製銘其上壇東為玄武祠西為廣惠祠後為文賢講堂而前為都

門門外浚古玉津池盡受大茅南靣諸原之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福鄉井福鄉者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以亭而巖洞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内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泰定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予始末乃為之次第焉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内名嗣真字伯雨别號貞居年二十棄家入道徧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静先為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

為師悉受其說嘗從開元王君壽衍入朝被璽書賜驛傳顯受教門擢任非其志也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為文而告之願畢力兹宇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巖玄會錄二卷又尋山志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烏乎自任君始居此餘數百年才五人傳焉其自致于久遠者果何托也豈若後世各誘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希闊而有待今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曠然思

與四方之士共為千載之期豈非落落丈夫也哉予故
與君為方外友竒其能先予逺舉也故系之以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開闔扉陽洞闕曲穴流泉保靈宅
任君來餌黄赤石天一召錫太元冊曲阿受養良有擇
構宫方嚴自王伯清蹕臨止靈響格虛林森爽化赫奕
福鄉帝子發甘液不食何年喪遺軀白雲闕　開
元全戚煩百役持節旁午致纁壁爾來蕭條出代隔闕
文士漫畫誰其啟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舄研書

千卷視貞白天真景隨玄系繹玉室金堂萬無數

仙都山新作玉虛宮碑

縉雲縣仙都山者道家書以為祈仙總真洞天相傳黄帝曾於此煉丹而仙去唐天寶中賜號仙都山祠黄帝禁樵獵三百里李陽冰所為題黄帝祠宇者也宋治平三年賜名玉虛宫天禧中連年敕修醮宣和三年燬于寇道士游大成作之開慶中郡守安劉相陰陽更定面勢命道士陳觀定改作之内附國朝主宫事者四方之

人皆得為之而宫曰廢道士趙嗣祺世居縉雲受業
兹山去而學仙武夷山數年後入京師朝中貴人喜之
延祐元年欽奉聖旨主領宫事始重新之三年刻銅印
授之視五品五年受宣命住持兼領本路諸宫觀嗣漢
三十九代天師及玄教大宗師請以宫中師弟子甲乙
相次主其宫事聞有旨從之泰定二年也嗣祺遂承詔
徧祀東南名山歸主建康玄妙觀得謁今上皇帝于潛
邸至順二年來見因求歸仙都不獲請有旨更賜號曰

教門眞士玄明通道虛一先生乃來告曰仙都宫成未有記今既未克歸懼因循無以示久遠幸勒文表之乃為著銘曰

縉雲之虛有峻其髙旁無引緣上干雲霄軒后神明去世遂遼祠宇在焉沖融消揺微音出空豈其下遨有宫有廬有壇有時大光昭宣百靈萃止疪癘不作錫我繁祉室有壽耇孫曾婦子不知不識明粢甘醴維昔軒后廣成是師千二百歳而身不衰究觀緒言濳乎無為以

修其身民用雍熙請以告民萬年如斯

勑封顯祐廟碑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以文書白于朝曰吉安守臣言其所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食于石磐之里者相傳神姓劉氏諱煥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以為隋時始有廟至唐而益大歷五代及宋靈異甚著建炎初金兵躁江南隆祐太后入贑避之舟行為石所礙有巨人翼其舟以出于險后物色之則神是也遣人祠謝之自

是百數十年之間歲或旱禱之則必有雲起其東以為雨有蝗禱之蝗不至其旁近有羣盜犯其境禱之賊恍惚有所見而散去當是時州固縣也而郡守之禱之也必具官位姓名謹書祝辭于版而致敬焉勅賜其廟曰孚應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葢當時之制神靈之有功於民者有司覈實其事以聞始賜廟額又有功則封之以王其號自二字以上累封至八字極矣自入國朝來凡水旱疾疫盜賊無有禱而弗應者而神封循仍前代

之舊非闕歟聖朝懷柔百神德意至渥詔書每下則有司長吏必謹具牲幣奉祠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以石礱之祭歲月相望也請更大其封以答神庥而以慰民人敢以為告於是中書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太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廟號曰顯佑廟加封神曰昭烈王吉水州道士某法師提點某觀事劉學仙來請書其事而刻諸石且曰為神求封者州民李從大也奉成命以歸報神者李思用某也新王之廟而大之者

其甚也學仙嘗游西北諸邊為宗室諸侯王客多見神異之事至京師達方言於好事者甚多有之若至亦集乃路蹇占山北見有烹羔桐酪祠龍湫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為我纛而治之為期日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革矣若有鬼工然不可測也其地往往有人在京師者或從質學仙言則信蓋其人習以為常而又不能言諸人耳志怪若此者猶因學仙之言而傳況石龍之事書而識之何靳焉學仙好文學能為歌詩故又為享神之

辭曰

坎坎伐鼓石磬之下注醪盈觴解牲在俎神其來思胥樂于舞我東日瞻雲來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侶神固王孫長沙伊祖惠我孔仁亦厲而武是耶非耶來即于所神之享我自我祖父昔侯今王天子之祜裳衣有章丹楹朱戶肅肅孔容孰敢予侮驅我癘鬼去我蟊賊豐我大田寧我屋宇爾受我依至于終古

銘

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

至順二年夏上都大龍光華嚴禪寺住持僧法琳言昔在憲宗皇帝癸丑之歲世祖皇帝嘗命我開山溫公統釋氏于中原後五年丙辰之歲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歲作大龍光華嚴寺于城東北隅溫公主之溫去世而少林雪庭裕公主之裕公去之二十年竹齋誼公屏巖顒公雲松徵公至於我先師筠軒壽公六世矣在壽公之時英宗皇帝念兹寺為世祖所築作而新之加

廣大焉命壽公為司徒以重其事壽公以為溫公昔事
世祖豪卓瑰異有足稱者宜表見于茲未及有所為而
歿益自溫公至于今八十年歲月滋久恐遂湮没誠願
伐石紀事以成先司徒之志而不敢自專也乃七月二
十日上在上都清暑于洪禧殿之便坐侍臣有羣王内
司亞尉阿爾斯蘭布哈以琳之言聞且以臣某侍書奎
章閣下在從官中請使屬文以賜之勑曰可明日阿爾
斯蘭布哈傳勑至臣所臣從琳得溫公事狀云師諱王

温字其玉一號全一邢州郝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
六歲其母攜之至龐馬村見寂照和尚於淨土院寂照
曰汝其為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寂照避亂去隱遼西乃
禮寂照弟子辨庵訥而祝髪焉無還富公主淨土蒞衆
甚嚴師不以為忤庚寅之歲無還開法萬壽師與十僧
同往佐之萬松某公以青州辨公宗旨開示法要門庭
高廣四方尊之師見萬松始以才氣過人稍不容于衆
然而傳記多聞論辯無礙百家諸子之言多所涉獵又

善草書有顛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為萬松侍者凡萬松偈頌法語一聞輒了之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談鋒迅利不可犯時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一歲少時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師歡之為僧同參西京寶勝明公既而為世祖知遇侍帷幄為謀臣薦師可大用得名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留王庭多有賛益居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時憲宗命海雲

主釋教詔天下作資戒會師持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世祖征雲南還劉公請承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
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
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賜師銳意衛教凡僧之田廬
見侵于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馹四出周於所履
必獲其志乃已自其門人或勸之少憩弗懈也五臺山
清涼勝會凡百晝夜既得請興廢于兵火數十年之後
師假貸以經始既而四方雲集響應金穀之施與瓜果

之供養反有過承平之時而山之真容等院因以完實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材畧之緒餘也師既開山龍光又作大都之資聖真定之安國汾陽之開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典化三河之蓮宫餘不能盡紀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諍各為違言以相危上命聚訟於和林剖決真偽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墮薙須髪者十七人道宫之復為僧者以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衆賴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修寺之

外世味泊如也至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以疾終于桓州之天宫寺西向右脇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火浴之心舌才不壞衆庶掊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壽五十一僧臘四十師有草書詩文傳于世可以覩其人焉其老也將有所論撰不及而歿臣閒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馭豪傑自在潛邸至于混一海内天下之人材小大畢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巍巍然赫赫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氏以寂滅

為宗而才器文辯如温公者亦豈常人之流哉敢叙而表之以見夫興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
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其潛藩有宫有城顧瞻東隅泉甘土厚蜿蜒來止属垣負阜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輿來尸僧有豪英氣如虹霓辯若風雨縱横凌厲莫敢予侮世皇有為羣策是稽召見從容出其端倪善其利器俾反初服報德不回屹若孤鶴林林釋徒稟教以居孰為紛更八主出奴天子有命存完去駁我馳我驅立折

其角燕趙之間至于陜闗我田我廬來歸匪艱世世皇御極民用寧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時龍光師燕居弗馳散其緒餘為書為詩詩揚宗風書縱逸趣沛將有述棄而遽去維時名僧至於公卿有誄有辭失之若驚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義舉有聞天子喜之史臣屬辭以儗遐思

智覺禪師塔銘

天目之山有獅子巖髙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闗以辨決

參學之士望崖而退者或衆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為中峯和尚師生有異徵為童兒嬉戲必為佛事甫入鄉校尋棄去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怳然開悟自是說法示人縱横該貫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累千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為策勵推以為大辨焉緇素及門自以為有

得即所聞受傳錄模印行於四方所謂法語書疏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論妄傳曰闢信心明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徵心處曰說如幻法名曰一花五葉集虛谷凌禪師於師為尊屬見而嘆曰此佛祖向上事非下根小器所可識也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獅子院名曰正覺禪寺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修敬馬駙馬太尉瀋王王璋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為未足請

於上親往見之既見構亭巖前曰真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納雅實理遊方時常從師參詰及事三朝每為上道之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稱弟子行省丞相拜布哈行宣政院使張閭諸達官尤加敬愛每徑山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乃已轉運使瞿霆發作大覺寺以奉師亦不受師踰浙絕江渡淮溯汴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逺出萬

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庵一名幻住信施金幣重寳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稱嘆皆畫象事之南詔人有奉其象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士感悦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為之語曰師秉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識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末證得謂證得者我説無悟由為求名聞利養者鞱晦巖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為妄認法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不事夫

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為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闕於悟明尋常好事者所稱葢報緣之偶然爾翮然為退休之計葢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為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之新城姓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化於其山東岡之草庵有訣别書偈誡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甚哀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以西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為天歷二年正月甲子天子

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額琳特穆爾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師號與塔名而汝為之銘俾其門人單檀容即禮刻之山中臣集再拜而言曰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禪宗惟東南為盛然專席稱師者豈無其人哉至于四十餘年之間浩然說法其言語文字汪洋廣博為遠近信向未有若師之盛者也請製智覺禪師法雲塔之銘曰

巍巍楞伽上極無際大雄善喻著無上義達摩之東憂

言多窮獨此不遺曰心之宗是故妙師高蹈天目右海左江以表遐矚師子巖巖置死為關孰當吾鋒有造無還惟幻住叟登中據最示則絶學無倚無外千偈瀾翻夫豈好言昏蒙錮深抉提孔難如彼淫疾勝邪並受有大醫王為出一手砭焫塗摩擣嚼鍊烹紛然百為因病以生疾除醫已言亦如是得本不迷何有一字悲願深弘智覺所敦受職度人鬱乎法雲法雲彌天有蔭斯普協于皇風永塡終古

大辨禪師寶華塔銘

達摩傳佛心法于中夏臨濟一宗最為得人七傳為楊岐白雲五祖圜悟真所謂不立一法根源直截者灼有端緒不可誣也悟之傳有虎丘隆大慧果卓然植其宗風於故宋南渡之初門戶嚴峻波瀾浩湯自朝廷大臣縉紳先生莫不委心焉道不同者猶徘徊稱嘆以為不可及東南禪門之盛未有及于斯者而隆之傳應庵華密庵傑破庵先無範演化之宏與慧相望至于雪巖欽

公五世矣當宗之亡宗門尊宿漸向寂寞巖公毅然自任其導引甚方便而鑑可極巖絕得法于其門者十數人徧布江湖之間各以所至坐大道場宣闡法要在大江之西者則虛谷陵海印如父子兄弟相為倡和以發明斯事諸方尊信之嗣巖集雲之席者則吾陵公禪師而已師年十九落髮於東陽資壽院受具戒即謁虛舟遠于雙林又依東叟頴於淨慈掌內記石林鞏至淨慈師亦侍者兼外記徑山雲峯高尤敬之諸分座說法凜

凛諸老之餘風得師相與議論激昂發明咸器重之爭以得師為重而師曾不以此自足乃見巖公于杭遇諸塗巖舉黄龍見慈明事問之巖印其頴達及歸大仰而師方遊金山遣書招之甫至遽請為第一座一日室中巖舉臨濟在黄蘗三度喫六十拄杖因忍向大愚脇下築拳師云鈍置殺人巖便打師拂袖出至元丙戌歲也是冬巖將示滅拍師肩曰吾以此擔累汝師曰終不向者裏活埋却未幾巖果化去衆以為佛祖向上一機微

師莫能開示力請師繼其席師勉循焉垂三語以驗來
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邊蝦蟇口裏道將一句來
曰狗子闘柱聲因甚咬破庫堂前露柱曰獺徑橋吞却
集雲峯是第幾機答者罕契其意一坐三十夏四方學
者奔湊規範森嚴有誘掖而無假借稗販之流或欲得
一言以自表深謙重施以求之卒不可得師為文章清
麗高古夐絶塵俗西江之老於文學者往往故國之遺
傲睨一世及見師嗒然自失者多矣而少俊之才由師

指示而英英脫穎於翰墨之場者亦間有之然則況于為其學者乎寺嘗有水火冦攘之厄師隨葺隨更若不經意施者雲集既敏于成又加廣大有非人力所能者歲饑師每食必與衆僧共之方丈之外無私烓爨嘗與客語過齋時及夜饑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鬻水以為飲師不可曰常住物非住持人所得私其清苦如此或出山至城府官民緇白迎拜道左親慕愛敬始終如一無或間然杭之徑山江左望刹之最公論顧師一至其

處久矣延祐丙辰行省稟朝旨迎師居之衣人士號慕遮挽或訴有司留之不可扁舟所經望塵瞻禮以祈法施及至徑山開堂之日萬口翕然以為不媿妙喜于二百年之外者百廢具舉四衆歸心嘗與隣峯受供長者之家食器列皆白金也施者奉齋竟請從者并几器収之師目從者只取餘齋而已及與隣峯聯舟還從者微哂曰師誤隣峯虛行矣問故從者浙人長者重施以為常師不受他師亦不取師嘆曰汝奉佛遺教固為是見

解耶此與瓦礫何殊而生計度心貴人達官舉家奉施
拜禮師不為動亦不加傲識者稱之蓋住山七年而歿
世祖皇帝時嘗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鑑禪師大德中
新作大仰山太平興國禪寺事聞成宗皇帝嘉之勅翰
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製文勒石加賜大圓之號其來徑
山也仁宗皇帝又加號曰慧照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
手書囑付時官外護宗教戒敕弟子說偈示寂于不動
軒其徒奉全身瘞諸西峯昌浦田師諱希陵字西白姓

何氏婺之義烏人也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七有瀑巖集及語録偈頌凡若干卷行于世昌浦田肴故給事中郎公簡歸隱故處而其塔癡絶冲照堂一荆叟珏之次初師在衆中有兩蛇常于檻外朝之仰山古有二龍龍至今靈異或曰二蛇即龍云無準塔前有巖桂樹常以歲三月準示涅槃日開數花及師主山之歲花乃盈樹師平生主二大山幾四十年其因緣豈偶然哉泰定四年徑山首座子良徒步乞食來京師求塔銘于某久未

克為也良堅忍寒苦者數年不懈天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承旨光禄大夫額琳特穆爾奎章閣大學士光禄大夫和塔拉爾默色奎章閣學士參書文林郎柯九思侍便殿具言師之道行良之志與文之所以未克者有旨賜號曰大辨禪師塔曰寶華之塔而命臣集為文臣集頓首稽首而著銘曰

先佛既遠後佛未逢如是中間妙義非空瑽瑽巖瀑春雨時至珠璣散落無有量計天上人間海藏龍宮各得

少分不昧心宗而大辯師宴坐一室翠藤彌天竹樹綿
密古雪在山复絕人蹤畧示三關一綫之通我觀華嚴
儒童本智帝網交參珠光無二大雄之宫列城潭潭雷
音不興羣蒙共酣集雲之峰雙徑之塢樹大法幢鳴大
法鼓神龍來聽天雨寶華諸天唱言辯才不夸聖皇御
世尊敬法寶千刧信願億載之保應期而生師在江南
四聖具瞻如見優曇巍巍靈山儼然髙會其來非來其
去非逝無垢者月大慈者雲霞照無窮賛以彌文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録監生臣張曾詒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九

元 虞集 撰

銘

晦機禪師塔銘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恒見於天下者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沉冥俗學之纏糾有不足以繫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浮

沈起滅之表以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無所爲乎斯世者矣其卒爲浮屠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千百年間而求之殆果然不誣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晦機禪師者諱某姓唐氏世爲豫章儒家其族父曰明公者學佛西山明覺院而能聚族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學進士業元齡既登進士第而歸遂從明公落髮游方時年十九耳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爲裝具明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即盡以

歸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師皆欲出已坐下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清默語大驚異之以告初初召詰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祕字之曰晦機爲偈以囑焉後至錢塘寧退耕衍石凡在南北山虛記室以待不應久之勉從頴東叟之請當時貴人多致師出世者皆不答一衲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楊璉真伽總統釋教江淮有旨取育王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與俱

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歸江西尋之則元齡固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耳奉之以孝聞種竹卓庵於鄉曰竹所與簡竹屋中如翁居往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又居濳山凡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天寧師以讓簡簡歿洪人來請師又以讓秀祖巖江西總統乃請師住黃龍亦不住元貞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三年而百丈赫然爲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之

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致師而不得者皆爭見門下以千百數居十年乃作大佛閣市民僦居旁近相撓雜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前人以爲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於是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閭與行省丞相下令告羣寺曰其各以僧集冷泉亭下惟老病守舍者勿至衆大驚不知所爲是日集者幾萬人以次立聽曰徑山者當卜某若某衆曰諾丞相親探得師

名以示衆衆曰諾無異言即親送師入山不容辭至親
爲恭假食以供衆居三月師扶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
不往也江西學者咸思慕師願得住大仰而依歸之師
頗聞竟乘扁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盍此
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人哀懇得師歸乃已居三年
將示寂手書謝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其年月
日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參學者數千人大仰之下
有金鷄石者名應馮大師玄識故奉瘞焉而弟子之在

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公所嘗居也至治二年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師山中從諸門人知師遺事如因請爲之銘云集嘗覲師於文字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明慧洞徹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住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師庵居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謂豪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取呰而不恥者視師爲何如哉銘曰

於皇聖元崇佛尚祖旁求碩師密贊神宇跨浙歷江梵宇于于師三十年四專其居或尚力致我有弗有或競于斃我紓而久鼓鍾振揚人天畢來龍象言言孰是可欺師住世時言滿天下濕慈暢宣心泯物化來參來歸千百與俱各極精明不留固愚令去而亡俯仰無極何以識之南山之石金雞惜惜慧日赫然有覺爾寘孰敢弗欽

廣鑄禪師塔銘

荆門當陽玉泉景德禪寺者智者大師道場也智者荆州人自天台還止此山相傳有神自稱漢前將軍關某歿而藏神於此願佐師遂建伽藍焉自隋歷唐至宋主之者皆名世之士元豊中蜀僧承皓來主之道行孤峻張公商英爲著法堂記及歿又著塔銘其文具在其後大慧三弟相繼主之赫然荆楚間他刹莫之及也宋季郡當兵衝不能有所安輯及内附國朝荆爲樂土有惠珍師經理兹寺粗能創始而化去至大二年珍之弟子

廣鑄應請以來大有建立凡廿二年而殁藏舍利于縣之青陽坪其弟子福祐自其寺如京師介奎章閣學士典籖烏克章請用皓公故事來求塔銘其言曰我佛氏家應機致用隨時顯蹟非一端也或嚴戒律以制心或專禪定以啓悟或妙莊嚴以生信或廣經典以明教一期方便等無差別先師一座道場曲及兩紀風雨不動安如須彌為法為人熾盛圓滿自非夙有記受其福德詎能爾耶張君予鄉人固非予所敢望而克莊予僚友

也儒業之外深明内典故重其言而述焉師諱廣姓黄
氏父其母伏蒙城人至元丁丑歲伏夫人夢大香象背
負圓光而至寤即生師稍長不與羣兒嬉戲每聞佛經
順口依之即能成誦行履端嚴如素守律年十三辭親
入玉泉禮藏山珍禪師受具落髮蓋松源岳禪師之第
五傳也年十五游方未遠聞珍殁而還師嘗夢見三佛
相好殊勝光明希有其中尊舒金色臂摩其頂呼之爲
搠多者凡傍有聖僧謂師曰世尊命爾爲搠多何不禮

拜師遂具禮恍然而悟一時儼然在前心源清凉三歎奇事指授繪者寫其所覩至今存焉珍之治景德也僅能起廢有瑄者弗克嗣其業日加廢敗寺衆迎師歸繼珍席曾未踰時百爲具舉至大二年入見武宗皇帝出璽書護其寺賜香俾誦大藏經滿散之日師升座說法天雨寶華繽紛滿空不至地者才及丈許萬目驚異嘆未習有皇慶元年入見仁宗皇帝上知師無雜食以馬湩爲賜泰定四年賜號曰佛光慧日普照永福大師帝

師親爲授記名之曰僧嘉斡節爾授以伽黎衣仍歸主其山凡珍之未備者旣皆成之别建毘盧高十丈以貯藏經像華嚴五十三叅於壁下嚴兩金剛高四丈五尺又建萬佛閣高十丈上奉佛像萬軀下爲法堂又作鍾樓皆高十丈其像設嚴悉以黃金僧堂行堂兩方丈旃檀林庖庫之屬其高廣大抵與諸閣相稱又别建關將軍廟龍王祠於寺側尤極宏麗又以伏夫人故宅爲永福報隆寺在當陽縣中吏民祈禱以爲首刹凡有營建

不憚寒暑皆身先之建閣時材木之鉅且㣲者水運多灣洄莫能致一夕水忽大漲晝至近地餘筏遡溪挽者徧履田畔不絕田主欲因夜斷引緶至則見若於莵守之迺悔愧以懼更爲推致云環寺種松杉數萬株增廣寺田以贍衆先奪於豪家者復之可購者購之設有水旱蟲蝗之菑師黙禱輙應環寺百數十里間未嘗有凶歲刻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金剛般若諸經論模印流通前後所施凡數萬部度經之餘地又廣購儒書道

書以實之修水陸大醮一百餘會日誦華嚴經兩函禮觀音千拜領衆說法清規嚴整夙興夜坐至老不變談辨文慧江湖尚之至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師集衆叙别衆舉座元至吉嗣寺事師肯之遂跏趺而逝空中如聞有妙樂之音白雲覆地山谷悲慘南土旱炎驟變寒慄入龕逾夕顔貌如生闍維之餘收舍利無數惟舌根牙齒數珠不壞世壽五十五僧臘四十二有詩偈語録若干卷門人傳焉昔智者大師立精藍三十六所玉泉

其一也千百年中或存或廢或顯或微歸然鼎盛於聖元治平之世若茲山者豈偶然哉今叢林學者知死生之大究竟已事豈之其人而依止啓發則存乎得所宗者尚多智者大師在時楞嚴未至震旦嘗西望踟蹰而願見焉今師首刻是經庶幾智者之遺意矣銘曰

我聞搆多於法大護籌盈石室不可量數應緣出世宿因現前九呼其名佛口親宣弘敎一方起於早歲樹大法幢江漢之埃前哲寥寥鼓魚絶音師始爲之願力如

心宮殿樓閣金瑰珠璧纓絡幡蓋充滿嚴飭田池園林
材用所生來獻來歸不煩度營百萬億佛諸菩薩衆聖
僧法寶攝受妙供大威力神忠勇之資洎暨龍君並安
厥祠既安既成廣大堅固師於是時鳴大法鼓四衆安
然肅恭軌儀晨香夕燈師率先之二十二年常如一日
天華散隊以贊皇錫大乘諸經沛然四馳凡有見聞自
決其疑大圓寶光初現妙相俄歸大寂仍以象往千山
之陰萬杉之林付託有傳龍天具欽

斷崖和尚塔銘

昔西方聖人爲一大事出見於世法流中土時至緣熟達摩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于大鑑其道大行五宗並立枝葉扶疎戸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洮攝無量視彼孤絶接人爲廣自是以來幾將千載弘法宇内多其子孫其最明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滓興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圜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有杲所謂千古豪傑之

士激揚宗要風動雷應聲光莫盛焉華公親承虎丘而受妙喜衣版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演化相望而應庵以來相繼者密庵傑破庵先無準範遂終宋之世矣皇元混一海内崇尚象教度越前代時則有雪巖欽公擔荷此事一時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千數皆其法嗣師子巖頭立死關者高峰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正令以接後人寥寥曠絶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矣是故出其門者辨才福德名行于世者不無其人至

於實證實悟正眼洞徹縱横自在人天罔措則吾斷崖禪師而已師俗姓楊氏父大宥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師於湖州德清縣能食不茹葷酒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懵無所知姿貌嶷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異之畧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于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爲薙

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以待寒暑峯曰學佛者不如是師即刻盡以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爲僧舉牛過窻櫺話師聞之忽生大疑叅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璃瓶峯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盂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即詣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絶峯痛棒之不覺殞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絶同學明通捫蘿接磴以救之則已出

山半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辜負老漢捧矣力挽之還即與通還山之西禪庵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峯上堂云我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鰕一蟹今日有蟭螟蟲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

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峯拂子爲衆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有僧叅峯次峯令見師師曰鶿直去其出言大抵如此久叅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爲賣簪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渾俗罔測其意越五年還山見峯峯云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薙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韜晦

或遊禪林頽然居下板孤峭嚴峻不假借人僻邑或觸
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
寓而休而律範大閑凛如氷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
人爭相迎奉無虛日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若不聞
召未嘗受請立僧而咸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
揚高峯之道烜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
棄衆而化同門布袍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
更久後泰定三年師勉徇衆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

正宗禪寺者也叅學之衆輻凑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
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
命然或嬉笑怒罵猸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
肆談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
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
悉麼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
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晩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
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

趕我不及翌早跏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藏其全身于師子巖之後雲深庵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暝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慟哀戀聲撼山谷初華公示寂會葬齋次師笑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至順二年七月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詔命宣政院使賫香幣入山宣問勑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中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薩迪奉今上皇帝明詔賜號佛慧圓明正

覺普度大師璽書至山師已不及見也前住持普慶禪寺正印本蒙古人歷徑山第一座以常侍香其席與同志以師事實來求塔銘後二年鄱陽張善式從本公游居天目最久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錄平實可考乃按而序之集昔常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矣周游南北退處空山思欲載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可復得慨觀古昔祖席之盛接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絕哉虛空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

爲之銘曰

傳法正宗臨濟最弘汾陽慈明揚岐大行佛果二子雙樹齊聳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爲之祖孰爲之師巖峯之巔師子返擲我見其人斷崖千尺莖草金身說法熾然無當吾機我非不言堂堂天目鼓鍾朝夕龍象人天游宴食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於其間重關一開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席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摩尼滄海朗月中天

鐵牛禪師塔銘

衡州酃縣靈雲寺鐵牛禪師去世三十六年其弟子智涇自吳越行乞歸茶陵謀建禪師之塔以天目僧惟則所述狀來求爲之著銘集於湖海間方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而來求者隨分贊歎使天下後世有以觀夫一時人材品節之盛也初予得鐵牛病後普說而觀之歎其用工之實勤見地之實到漢語人也以其踐履經行之直實無假借無擬拾無崖險以驚眩誅節於隨

魅魍魎狐兎虎狼之竆山曾不事奔走酬應居大刹以為崇其從之者實為死生之事以求决擇激厲誘掖必有實得而印之非有所因藉推引以為衣食進用之計者也予早出仕蹤跡不得至湖南吾師以告寂常恨不得相見而予亡弟前進士槃仲常父少年宦學清湘嘗一見師師告之曰此事最好著到亡弟儒者也亦於師言有所感焉是以予甚欲知師之始末而不能得也今以是相囑而則之言鑿鑿金石凡所紀載不待檃括敘

而錄之無愧辭矣師姓王氏諱特定吉安太和人故宋
戶部侍郎贄之九世孫也以嘉熙庚子八月十一日生
自幼葷血不接於喉吻清苦剛立而世緣頗奪之咸淳
庚午年三十一矣始得從首庵勤禪師於其鄉之西峯
寺乃得剪髮如其志既而雪巖欽公禪師住宜春之仰
山師往事之服頭陀行聞巖公上堂云學者工夫七日
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而無入處則老僧爲大妄語師
默有所領迅厲奮發巖請師主東淨師爲衆僧滌廁籌

是年堂中僧多病痢下師悉力供持亦染其疾居涅槃堂醫以爲不可爲師乃内自省究平日所得所用盡不得力師取觸器於屏處危坐其上勺飲不入口屹然如山經兩晝夜不動其三日一念無生前後際斷四日至七日動靜二相不生至二更盡忽見山河大地遍界如雪天明月乾坤包不得久之聞擊木聲通身大汗而愈見堂中然燈草即頌之曰脫皮脫骨體白如玉未點已前河沙遍燭自信踊躍不已振衣扣方丈通悟巖連

舉公案詰之應荅如響乃示偈曰昭昭靈靈是甚麽眼
得眼來已蹉過廁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我則
癸酉歲之六月二十四日也居衆中六年當我國朝至
元十五年之戊寅嚴於屯字堂前以衣付之有偈云無
相福田衣我今付與汝悟明心地後如龍吐甘雨自是
從大僧歸堂脇不沾席者又六年一日聞上堂舉亡僧
燒了向甚處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
疑情蕩盡身如躑高丈許衆退即詣方丈曰適來和尚

舉揚般若直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巖云試道著
師云刼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
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巖敲面前卓子云山河大地一
塵無者箇你師作掀倒勢巖云云一采兩賽及入室問
云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巖云爲什麽不道師
拈起手中香合子曰者箇得來不直半文錢巖云多口
漢巡堂次師以楮衾裹身而睡巖召至方丈厲聲云我
巡堂汝打睡道得即得若道不得即趕汝下山師隨口

答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
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遂因以爲號二
十五年戊子歲師遊衡陽之酃縣有桃源山者頗險絕
邑人嘗寨之以避兵天兵至招之不服盡殲諸其下骸
胔狼藉自是無過之者畜聚怪毒傍近甚畏其害師至
衆請居焉師與其徒數人芟舍其間風雨昏暮狂獸異
類號呼環繞師喻以迷悟因緣且授之戒其怪遂息酃
素不知禪學邑長巴延令程公相率入山受教而豪强

者亦來盡禮瞻拜邑人尹桂芳與其族人捨地段德祥父子等創殿割田以爲先倡營構日盛爲大精藍四方禪衲踵至寺曰靈雲者因桃花而命之也鍾鼓既設大弘雪巖之道儼然一大道場矣行百丈清規亦略其繁細以爲有妨於工程也行叅坐究以身先之其將有覺者則躬候其時而發之嘗因僧病次示之曰叅涅槃堂禪正是當人捨身命處直使如虛空不挂纖豪念方有自由凡其警策激切類如此然勘辨之次棒喝正令則

不輕許可矣其得法弟子若豫章般若之世誠瑞州南山之智清天臨皇慶之克紹白鹿之師念韶陽南華之志規江陵資壽之福越臨江福林之永椿皆得法於師者巨徒梗衆各得其遺風焉度弟子凡七十餘人師之友曰陡崖慼公魯山慧公生同里同時爲僧又同得法於雪巖而慼公開法於其鄉之六字峰與桃源法席相望二百里近出巖之門者何其盛哉師於貧病凡庸誘而接之皆無所遺鈌西庵之後建普濟之塔盡斂山之

遺骨而瘞之僧之終於其寺與鄰近之人歿而無歸者皆得藏焉其用心之慈普如此壬寅之冬師將示寂作長偈以屬學者弟子正悟結庵於茶陵曰雲居距靈雲四十里迎師度歲明年正月十五日化去遺命火葬弟子不忍也奉全身歸靈雲以陶器函蓋而斂之瘞諸西庵越三年啓而視之坐如生爪髮俱長云泰定甲子移葬於寺北三十里曰沙潭今營塔所也是行也涇與其徒時發俱來予問之云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曰先師

親見仰山來予笑曰吾試與汝略模畫之因歎曰師用
盡平生之力與巖翁相見但得碧眼之胡大發西天之
笑堂前獅子不勝起舞之歡果何干涉乎噫微笑密傳
久奉七徵者猶有待於刹竿之倒西來直指通宵立雪
者曾不辭於斷臂之艱獦獠方甘於墜石馬駒何事於
磨磚一花五葉之分披善巧多端之方便然一字之關
五位之貴心識指要義海暗機傳者寥寥每興翹企若
夫大機大用全放全收肇開河北之原近接汾陽之曲

乃有間關微服跋涉殊方化行東南威振江海華公虎丘之嫡子秉揚大慧之宗風子孫衆多班班可考遇風即止之歎吾不能不慨然於近歲焉雪巖坐禪一歲銀山鐵壁以無爲門非萬全牛之力猶恐無纖毫之分以相應也及其門者或得之於咳唾之間或顯之於語言之際竪大法幢鳴大法鼓豈止一人而已哉信其七晝夜之言行其七晝夜之事師言不妄耒之後來則惟吾定公也哉噫曳履長廊之松風閒話方爐之夜雪吾不

敢輕於初學亦有堅持勇進能如定公者乎吾所以歷

敘是事傳之方來蓋以爲佛法初無繫綴於人而不如

是不足以得之也雖然漸源覓靈骨於道吾洪波白浪

必有爲涇言者乃述贊以爲之銘曰

我觀古尊宿刻苦成佛道勞辱病穢惱諸不堪忍者如

墻壁木石不著亦不礙專一如虛空亦無虛空相如是

七晝夜塵勞乃真息如師之可見凈如雪中月無有山

河體宇宙可包括剎剎見法身佛說衆生說如是兩六

年履踐悉真實以我真實行所證亦真實以真實化人得者無虛妄靈雲桃花海嚴靜無變異天人非人等一切攝一切攝凜凜金剛王過去不思議右巖如楞伽莫可至其頂偉哉顧盼雄一見更不疑拈草作梵剎帝釋之所讚來者如密霧一一爲法故一一接法流不昧其初心分座導諸方其法無別二不遺勸請勤留此窣堵波見師真實相無在無不在世間文句身贊歎不能盡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九

道園學古録卷五十

元　虞集　撰

碑

真大道教第八代崇𤣥廣化真人岳公之碑

國家混一海宇兼進羣藝俾各得自致其功罔或遺佚是故禱祠禬禳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别數宗而真大道者以苦節危行爲要不妄求於人不苟侈於已庶幾

以徇世夸俗爲不敢者昔者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故蹈亂離輒草衣木食或佯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於山澤之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澌盡惟是爲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而又以去惡復善之說以勸諸人一時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流散在郡縣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國朝之制凡爲其教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人曰眞人給以印

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真大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開微洞明真君劉德仁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南城天寶宮又嘗得郡置道官一人領其徒屬與全真正一之流參立矣今其弟九傳掌教真人張清忠者世家關中其譜則横渠氏之族姓也事親至孝制行堅峻嘗掌教矣厭謁請逢迎之煩逃去之久無克充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實遣使尋訪給驛致之既見度不可辭即舍所賜傳徒步入京師深居寡出人或不識其面

著書以名其學文多奇奥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臥内雖有金玉重幣之獻漠如也或拜伏戶下良久自牖閒得一語而去已爲幸甚過望至於道德忠正搢紳先生則納屣杖策往見不以爲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爲圖以相傳翰林學士吳公嘗移疾假館于天寶宫之别業其徒以眞人道行記請吳公之言天下學者所尊信因必其可書者以遺之其徒爭取以模刻諸石遠近且十餘所眞人聞而嘻之曰始吾學道豈求名哉遽止之不

能也則來者告曰木則有本水則有源矣吾師之隱德
未傳聞於世而吾獨以吳公之文行是既爲吾弟子先
矣惟先師之事今吳公歸老臨川之上念不可復以强
之請子爲之辭予既思吳公知張眞人事必敬重之乃
授其事而爲之次第曰眞大道第八代師曰岳眞人諱
德文字闕　父曰得慶故家絳州翼縣娶澤州王氏兵
間遷涿之范陽今爲涿州人生三子眞人其季也將生
時其母夢老人皓鬚長身冠劒壯偉告之曰當奠寄母

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若自天來者奔從氣所往視之則岳氏家也氣止而眞人生歲乙未之九月十九日距今九十三年矣生而雄渾稍長不爲兒嬉性不嗜酒食肉亦絶不啖年十六辭親入道龍陽宫其父愿慤人也事稼穡惟謹心甚是之而長兄興方以才勇爲行軍百夫長疑其惰也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也是時五代師大玄酈希成眞人居懷來水峪之大玄宫往依焉十八受教被其冠服漸領其文書谷帛之事

又主四方之來受其戒誓者太玄甚重之而其父母且老從眞人於水峪事太玄後皆泊然委蜕其徒稱之太玄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師玄通孫得福眞人曰岳生其八代乎第七代師頤眞李德和眞人之掌教也署爲法師充教門諸路都提點以副已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眞人所焚香爐中有異徵方恠之而李師升堂集衆以教事付眞人曰先師之囑如此遂以二十一年宣授崇玄廣化眞人掌教宗師統轄諸路眞大道教事又賜璽

書褒護之自是眷遇隆渥中宮至召見親賜袍焉安圖
丞相嘗病其人視之立差時甚神之諸王邸各以其章
致書爲崇教禮助者多至五十餘通而闕實都而王又
爲剏庫藏脩宮宇廣門墻充田畆始冠與衣間飾金寶
極其精盛元貞闕年加封其祖師錫賚尤厚使人立碑
棣州冠劔所藏處是年奉詔修大内延春閣下賜予徧
及其徒而眞人以大德三年二月化去而升仙矣始涿
有童謡云涿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眞人號岳祖祖

蓋其徽云而岳氏由眞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凡得元以
次子孫女婦從其教數十人焉吾聞其徒云西出關隴
至於蜀東望齊魯至于海濵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
教戒者皆攻苦力作嚴祀香火朔望晨夕望拜禮其師
之為眞人者如神明然信非有道行福德者多不足當
其任而眞人時常使人行江南録奉其教者已三千餘
人庵觀四百其他可槩知矣銘曰
道之大行天下為公獨别其真孰異於同民之好逕前

哲攸病盡塞多岐以會景行我保肫肫補息泯泯弗鑿弗刓混然樸淳萬偽日滋莫之能止故憂世者去彼取此深宮渠渠千靈來居神師教言按筆有書敬共奉承徽信玄契導和以興涿鹿之阿樂丘崔嵬矧畏疵癘鞭風駕霆肅其能來贊我泰定億萬千禩何以著之刻石垂紀

陳眞人道行碑

善爲老子之學者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燭乎幾而不作

於用適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漠焉不爲之動存乎中者淵焉不見其窮冲冲乎充充乎執之則無方建之則有宗者吾得一人焉崇玄冲道明復眞人陳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靜居若思昆弟三人既喪父伯氏以儒顯仲氏能治家以爲養其母某夫人知公志使從師龍虎山玩心希夷爲學日約人莫測其所至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英俊咸在從而締驩者若飲醇而飫甘豪者靡機者弛有其能者莫不慊然自失

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者耶公始辭母出家雖遠去而未始頃刻忘嘗思報親之大者而盡心焉而人所見者晩歲歸爲親壽燕樂親戚鄉里累日人人感動及殁奔喪治葬哀毁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畱孫殁公以弟子諸孫護喪歸開府朝之大人舊臣喪所過傾官府走士庶弔奠無虛日公摧盡中情凡役具辦人又以爲難能然公再罹鉅創形氣向苶而爲生之道傷矣蓋還京居五年淘煉清虛一旦化去隤然委順弗撓弗

恒天歷二年四月四日也年五十二師友哭之慟大夫
士來弔者皆失聲凡爲其道者哀思之不忘無間言初
開府公受知世祖皇帝肇設玄教身爲大宗師擇可以
受其傳者非奇材異質不與也今大宗師吳公全節元
貞大德中爲天子禱祠名山見公於上清正一萬壽宮
歸以告開府遂召以來深得開府心歲從車駕行幸嘗
察罕海有旨禱雨大應故武宗皇帝仁宗皇帝與聖太
皇太后皆知公道術宣授其法師提舉崇眞萬壽宮進

授提點遂封眞人兼領龍興玉隆萬壽宫又領杭州宗陽宫開府之師弟子得封眞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吳公夏公文泳以真人居大都崇眞萬壽宫典司玄教公之封眞人也贊書以四傳屬之而遽止此其命也夫公好讀書而樂接世務其居在宫中最幽迥處庭中草木無所剪治花實時成云以觀化好為詩清麗自然有足傳者手校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黃籙齋科等書皆極精詣其徒受而習焉嘗道杭杭方旱徧禱弗應行省丞

相達爾罕候公以爲請公坐焉致雨告足杭人至今道之公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以言其禍福壽夭奇中人異之公不以爲事亦未嘗言也公歿時篋中有書數卷耳幾無以爲斂自附身以至於還葬皆吳公出私財給之奉喪歸其里者馮瑞京徐慎初其墓在某處葬以某年月日提點舒某某來求銘舒張馮皆公以次相傳之弟子徐從游者也予與公爲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故宜銘公諱日新字又新闕 饒之安仁人祖諱其

父諱某銘曰

眞人乘鸞忽其登天上薄太霞下蹴紫烟實化而消名在世間我哦其詩琅璈相宣秋高露零素華娟娟松有茯苓石有醴泉來食來游待以歲年雨入于田雲復于山泯泯滲滲曷窺其玄城郭孔固何日一還燕樂曾孫有教有言我銘在兹百靈守虔

九萬彭君之碑

九萬先生彭君南起者廬陵人六歲能記誦經史其父

攜之至豫章西山又六歲入城府學於紫極宫遂爲道士稍長游湖湘既歸有文名尤長於詩臨川崇仁西北四十里有仙祠曰上方觀觀之主者陳復宗見而異之延而客之親之譽之使其長老友之其卑幼事之爲父兄時人蓋莫知其意也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搢紳儒宗海内之彦及其門者甚衆方外士以清通博雅見知遇則未有如君之無厭無倦者也予雖寓臨川而居家之日少徒從君於文墨議論不知其他在史館時有

自江南來者言君得神仙術閉門修之三月覺有氣汨汨從中起稍引之其動如風其煖如火以次周其身如貫珠然久之有歸如明鏡止水身心泰然若與太虚爲一或嘯咏以樂或簡黙以居凡俗疑其爲狂病云釋氏之宗本卑因果之説而其徒侈儀範爲世人求福田滅罪業其文甚多君見而笑之取其所爲金剛供儀者一筆數千言依其節奏而開以法要佛理粲然凡情豁焉予見之固異其有所得矣後聞其東出閩嶠過武夷至

于海際以爲古仙竒藥往往在是盖有所訪云予旣歸田始得至所居留久之乃敢問之曰予聞近世有成仙者宜春王谿李簡易先生其人也信國趙丞相之子淇嘗面授其説予偶見其書子之游湘州聞其説乎君啞然笑曰吾危得仙矣不欲與世俗爲異也文心之老頗進其方乃扁其室曰青城眞寓以待予來而予未之能從也邑中有富家棄妻子變居室爲道家祠宇其教之師采其意上聞而請君主之從之居三月忽往紫極宮留三

月與所知别遂歸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蛻焉時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二有詩文若干卷道釋儀文若干卷西去山房數十步有支隴焉隱然其隆廓然其容松柏梗柟鬱乎蒼蒼良田清水隱映左右蓋嘗與予采蘭於斯也其弟子陳子靖龔致虛請予觀之師尊康克明袁用宏以所遺冠劒藏之其友戴衍其從子從之學道者大年請予書其遺事而識之君族本出唐吉州刺史玗君在時嘗求予識其父墓頗詳上

方爲郡邑之望車馮至者不絶自得君也聲聞日重部使者張策以大儒卓行自居歷所部捄荒過之留君舍論民事疾苦與政令所宜汎論經史古今治亂天文地理之説至于儒行道要語至達旦不能相舍去嘆曰道家乃有斯人哉至京師爲予誦之則吾九萬君也陳復宗將老出黄金散諸弟子皆有所囑亦有以與君而笑曰惟子所爲復宗歿數年君集衆而告之曰師鄉所與金有容化易致息倍蓰具在此其爲觀中買田以食衆

吾無用也然後人服復宗之知人云戴行曰公幸爲詩以招之去之千年必能爲其人一來也乃爲之賦詩詩曰天之蒼蒼其有涯耶九萬其程孰羽儀耶大羅之鹿旃峯旆旆膏田丹井靈氣所會有芝有蘭爲秋爲春子去不來白雲誰憐噫後之人善視松栢我作新詩永鎮玄宅

倪文光墓碑

至順二年夏予扈從上都吳郡倪瑛與其弟珽使人持

張先生貞居之書來求製兄文光眞人碑銘前十年予從表兄臨卭魏君起客吳中爲予言文光之善旦日部使者過其門而見之表其堂曰高風托予記之予爲之言曰嗟夫士或困於窮愁放逐力有所不得爲則自托諸仙人道士以爲解茍有可爲焉知其將無不爲乎唯德慧術智可以有爲而有所不爲脫然遺世獨立庶幾其爲高風者乎若文光之所就部使者廉問所至表之敬之爲宜云後予直翰林聞朝廷賜文光以眞人之號

歎曰名者實之賔文光之高風既達矣乎不知其末及受命而歿也貞居倄大洞秘訣句曲山中與予有栖遁之約者也今實以書來請而瑛珽又知好文學予敢愛於言乎按犂昌王仁輔狀文光姓倪氏系出漢御史大夫寛宋景祐中有諱頫者自西夏入使宋不還徙都梁子孫漸多聚族以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孫益渡江至常州無錫居梅里之祗陀遂爲無錫人益生伋伋生淞淞生將仕郎椿椿生炳世積隂德族大以厚貲

生昢奎是爲文光眞人也母邵氏始娠文光夢異僧持械至其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屋上鄉人以爲火也操具舁水四輳至則知非火也其家固已異之稍長入鄉校校師常絀其問辨爲歌詩興趣自然有出世之意善相者過之告其父凡曰是兒不策勲萬里亦且標名九霄矣文光頗以此言自信經史之外凡瞿昙之書至於輿地象胥之説莫不精究及冠雅志屏華絶欲獨念無他凡弟備養不忍舍其親而去耳元貞初東平徐公琰按

察浙西招文光議幕中甚奇之薦諸行省授學道書院山長吳人祠子游處也因爲立學官焉文光訓授有法又出私錢更作禮殿及祭器士子畏愛之秩滿用薦者當遷官文光慨然以爲不足則有務於外吾安所不足使吾心茫然無所主以身從桎梏乎謝去薰俗以黄老爲歸久之二弟生且長文光曰可矣去從金先生應新爲玄學又從餘杭王眞人壽衍游即弓河之上作玄文館祠老子而事之以二尹子亢桑子莊子列子規制弘

敝玄教太宗師張上卿偉之召而薦諸朝以親老弗欲
出上卿亦不之强也署文光爲州道判又進道正以領
祀事州人屢以水旱請禱之靜嘿內處而肸蠁外應人
莫窺其際蝗出境中文光爲鄉錫山祝之雲族而雨蝗
悉入具區歲大熟長吏列上其行業至大元年有旨以
玄元館爲觀賜號元素神應崇道法師爲住持提點二
年宣授常州路道錄延祐元年有旨陞玄元觀爲玄元
萬壽宮仍住持提點杭州路開元宮事明年特賜眞人

號是爲玄中文節貞白眞人命及門而文光已遷化則
天歷元年九月十四日也文光既服道士服然執親之
喪亦遵程子朱子所脩禮用古葬法亦不徇流俗爲祠
以奉祀又爲永思堂於錫山以瞻望其祖父之始來居
者母夫人且老文光築室先廬之近歲時歸養親燠寒
飲食之宜得親之驩心焉二弟尤淳族人里中子弟不
暇敎者爲義塾敎之歿不能葬者葬之貧無歸者資遣
之大夫士相見見其儀觀軒特襟靈虛曠未嘗不嘆焉

晩自號玄中子或稱初陽眞逸別有清微館於錫山之陰蓋將神游寥廓又爲樓居曰棲神偉觀又臨黃公澗左作小蓬萊之亭右爲天淵之亭自擬於陶隱居之聽松風也又卜霞步峰下爲栖神之地築室種樹高風堂在焉句曲自茅氏凡弟歷陶隱居司馬承禎世有傳授今劉君大彬奉其大洞經法爲之宗師文光晩乃從之遊每一造之彌旬乃返神契冥感句曲人愛慕之而文光有遠舉之志矣前解化數日召二弟屬以善守先業

事母夫人召弟子單宗玄屬以傳法度之事以九月九日會親友于清微館登惠山絶頂下睨五湖揮手謝别後五日宴坐玄元方丈道室翛然蟬蜕顔貌如生春秋五十雖其令聞美譽表於鄉里達於四方淡泊絶欲以終其身非所謂卓行者耶國家崇尚玄教其位號自法師爲眞人始自禁廷録旨識以寶璽而賜之其重自中書書制而命之所謂宣也其位望重矣至若眞人者多在朝廷任祝釐之事不然亦當以釐事入奏則命之文

光高居雲海之上林泉之間跬步不踰於戶庭而君命狎至遂躋清顯非名實素孚者疇克爾耶昔玄靜先生之終也梆識之文不加多顔清臣之文不加少後世並稱焉故酌其宜而爲文光之詩詩曰

錫山之原其土阜溫麓有嘉泉泓渟弗奔敷潤千里升爲雨雲灌灌秋明煦煦晨暾卉木清姸庶生並繁含景抽英出爲眞人抱道以居孝友俱存眞館邃嚴金碧珠璠雲霞蔽虧日月吐呑消揺庭戶高風遠聞天書玉章

來於九門霞衣金純珮切瑤琨受命于家三接彌尊淵潤巖輝襲體𪹶𥁕稼穡有秋桃李何言句曲之虛有祕洞文攝衣來登受道神君飛步太霞下卻塵紛審于九淵歸息天根鬱鬱丘園遺劒在焉寥廓歲年永懐孤騫

墓誌銘

玄門掌教孫眞人墓誌銘

眞人道行著于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夏禮部尚書元明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宫眞人曰明日雨徵至

須丞相上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雨尚書即為章往白丞相丞相病在臥内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眞人一見告尚書曰章觸婦人手且得罪寧敢望雨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宫俟命夜半眞人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尚書儒者盛貴人不覺屈膝拜之後建法主殿于宫西朝廷命國工塑像而元公爲之碑五年夏中書參知政事王公桂禱雨亦如之興聖宫遣重臣醮雨長春七日

正醮雨大至所遣重臣眞人曰勿憂也比祭酒雨止月星粲然皆以聞後上見眞人目迎送之曰眞仙人也命圖其像屬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爲贊以璽識之陜西行御史臺都事吳君昉僉陜西廉訪司事張君翥在鳳鳴見眞人爲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壇三日迺巳皆記以文渭溢岸壞漂廬舍民走告眞人眞人爲至水次登壞岸衆危之然水立止此皆有文書可考歌詠以百數若此者不可盡書也蓋眞人端靜貞一自然感化如

此非有神怪譎幻者也故君子信而傳之眞人諱德彧
字用章眉山書樓孫武諸孫年六歲造終南祖庭穆眞
人坐下十一歲爲道士事天樂李眞人與同輩執事未
嘗忘讀書紫陽楊公奐然見而異之猶子誠明張眞人
浮和王眞人洞明祁眞人闕 張眞人掌教時皆親禮
用之世祖皇帝時命眞人從親王匡西服成宗皇帝命
眞人分教秦蜀閒武宗皇帝賜眞人號仁宗皇帝累加
恩命召至京師掌道教號曰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師玄

門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玄眞人管領諸路道教所知集賢院道教事推恩封其師若祖于洞真為真君高圓明李天樂為眞人穆王二師為真人終南山重陽宫者全真之祖庭也至眞人居之始大修飾天子為出尚服賜之鎮其宫甘河祖師遇仙處也眞人奉詔建橋以寓度濟來者之意其役甚大又詔元公明善製碑文七年得請于上歸終南優禮送之至治元年秋夢賦遊仙詞飄飄有遺世之意八月五日化去壽七十九有希聲集

行于世九月十二日瘞之仙遊園明年其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顏若恨趙道直景若沖等來請銘銘曰

眉山之陽詩書故家篤生異人爲國光華於粲有文獨以道著號曰眞人天子所予眞人燕居雲閒日舒物不疵癘容容于于眞人出游靈風前除塵埃廓清百神爲驅天子有祈眞人致之曰雨曰暘天亦不違盛德之㫬豈惟玄門紛紛鄙吝亦皆寬敦終南峨峨仙遊有石我銘識之過者必式

黄中黄墓誌銘

黄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父某母吴年十二入王隆萬壽宫事清逸堂朱尊師朱殁其師王月航尊師而教之王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善醫藥施謝之積粗贍即閉門絶來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以爲業王尊師不可曰吾非有靳於子也顧醫道甚精微識慮稍不至則人由我而死非易事也將以此爲利益不宜若幸得舍此不爲蕒寡過耳誠慮逐累子不如歸求清淨

以自致也王尊師歿久之四山中有劉玉眞者本質行老儒隱居深僻有神明之遇曰晉旌陽許公千年龍沙之記今及其時而劉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希文以爲可託及去世以其傳囑焉葢其說以本心凈明爲要而制行必以忠孝爲貫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人如母苟遠去飲食必祝之而後嘗奉其言如臨天地鬼神乃即其山作玉眞隱眞洞眞三壇以授弟子至治三年又以其說遊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

歎異明年泰定改元嗣漢三十九代張天師朝京師廷
臣薦希文者曰中黄公剛介堅鷙長於幹裁向嘗都監
其宫治衆嚴甚人或不樂而土田之入廬舍之完公而
成功昔爲忤者更交譽之親之其後從王眞翁得旌陽
忠孝之教益折節就沖淡爲達人鉅公前席宜表異之
乃爲書請希文爲棠法師玉隆萬壽宫焚脩提點未行
玄教大宗師留之崇眞宫期年將以其名上聞奏且上
有璽書之賜而希文脩然高居惟以發明師説爲己事

古所謂清虚日來滓穢凈盡者蓋庶幾焉十二月十一日爲書寄别其弟子陳某等而命其從者曰今夜子時當報我及期從者以告希文曰吾返玉真之墟矣明日用人凈吾骨於城東門外薪盡火絶有風南來者吾報汝也已而果然從者負其遺劒歸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爲道士四十年度弟子若干人授凈明忠孝之教者人衆不可備列趙中山嘗與希文俱來爲之言曰子爲銘其藏予重趙君之請故爲銘曰

西山之墟古仙宅竒蹤一隱兩五百陽品發輝表靈赫我興受書繼玄德長生不死為世則忽焉法之不可測鏘金為音玉為畫表歸其土塡無極

張宗師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賛化保運玄教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卒于京師年七十有四明年三月辛未歸其喪于廣信之貴溪將以泰定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葬于南山之

月嶠其弟子吳全節以事狀致書虞集曰維玄教本始于我大宗師令忝承嗣之重誠不敢怠維大宗師有道行願刻石玄宮以著無極謹按公諱留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溪自高祖戩始上遡唐宰相文瓘十七世公生有奇質長七尺餘清峻端重廣顙美鬚髯音吐如洪鐘周游四方見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從伯氏聞詩學道上清宮江南内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演入朝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給廪餼

供帳從行幸上祠幄殿裕宗皇帝以皇太子侍風雨暴至衆駭懼詔公禱之立止上幸日月山貽睿順聖皇后病甚詔公禱之即有竒徵病良愈自宫禁邸第大臣之家皆事之如神明上命公稱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陵有世系非臣所當爲乃號公上卿命尚方鑄寶劒刻文曰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皆作崇真宫賜園田命公居之號玄教宗師佩銀印用公奏以天師宗演爲真人掌敎江南分集賢翰林爲兩院以道教隷集賢郡置道

官用五品印宮觀各置主掌爲其道者復之無所與上
用言者焚道家經裕皇以公言入告上爲集廷臣議存
其不當焚者而醮祈禁祝亦不廢岳瀆既皆在天子封
内即使近臣從公徧祠名山大川訪問遺逸敕百官餞
之國南門比還所薦論上皆以名召用有司議開河京
城以便漕者未決上召問公乃可其奏大臣聞公論傷
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買畚鍤以爲民先河成至于今便
之公非洗沐不得遠去帷帳每出輒敕衛士載腰輿歸

公是時天下大定上思與民休息公曰論黃老治身清淨在宥天下之說深契上意上將命相召公以周易筮用旺扎勒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願陛下勿疑旺扎勒既相遂受遺輔立身係天下之托者十有餘年誠由世祖之聖宗社之福然與聞贊決之密事亦重矣是以世祖末命以公舊德屬隆福宮而隆福太后又以上意諭公善事嗣君也成宗皇帝身履太平之盛致意天人之際以

持保其盈成謂道家醮設事上帝甚謹既尊信公則命焉之如其方終成宗之世幾歲脩之內在仁智殿延春閣外則崇眞長春兩宮上常親祠其上章皆親署御名每盡七日乃罷致白鶴翔集之應史臣頌之然而星孛水旱地震之禱公猶以脩德省政之事懇懇爲上言之則非徒禱矣於是詔天下復用其經籙章醮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又加特賜上卿武宗皇帝即位公每入見上望見即亟召賜坐陞大眞人知集賢

院事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時太皇太后在興聖宮仁
宗皇帝在東宮並待以優禮武宗仁宗之生也公皆受
命世祖爲製名興聖宮記其事是以贊書及之進講老
子東宮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在御猶恒誦其言上嘗
坐嘉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累朝舊德令爲誰乎未及
對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
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爲印曰玄教大宗師印上手
授公曰以此傳玄教之宗公年七十上使國工畫公像

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上親臨視識以
皇帝之寶以賜公生日是日賜宴崇真宮内外有司各
以其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興聖宫中宫皆有加賜
明日公入謝因奏曰臣以山林疏遠遭遇列聖恩寵顯
榮於臣極矣深懼滿盈乞骸骨歸不允今皇帝禮遇一
如先朝重賜璽書護之公年彌高感上知遇未敢求去
竟卒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室戒囑百十言端坐而逝
三日始斂顏色如生手足溫軟輕若委衣事聞上震悼

遣使賻贈以禮與聖宮中宮使者繼至傾朝虛市來會哭奠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塡擁接于郊畛亭午霏霧驕日冷風肅然林木野草人馬鬚髯車蓋衣帽皺轂成氷花縞素如一自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約而集比葬四方弔問之使交至自王公以下治喪致客未有若此盛者於戲世祖皇帝既一海内盡得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羣策畫屈用集大成謀略商計武勇工藝之臣與公並立於朝者其遺言成績

之存或遠矣而公歸然乃獨至今於是神孫聖子繼繼承承者五世矣四十七年之間大臣拜罷親近用事者更迭出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孫若曾孫彼紛紛起滅於忽焉之頃者又何可深計天師神明之家也公爲奏其子孫之傳亦既四易況其他哉而公以一身對之無一日之渝改其於斯世何如也蓋嘗見公以高年甚尊貴每入朝大官貴人或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雖極困約者不爲敖惰 闕

霆

往來承乘陟降碩庭列聖在天鑒于孫子公在左右申錫純祉大江南東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識其封皇錫篆玉宗傳之守尚俾來嗣與國長久

非非子幽室志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以黄老爲宗清静無爲爲本其流弊以長生不死爲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後變爲禁祝禱祈章醮符籙之類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之將亡而道士家之説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則求返其眞而已謂之全眞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之門户頗寛弘雜出乎其間者亦不可勝紀而澗飲谷食耐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於道頗有所述於

世者不無也爲其學者常推一人爲之主自朝廷命之勢位甚尊重而遡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可知也予在北方數聞有爲其道者而不可得見如書樓大方兩孫公之掌教畧嘗與之游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奉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衣曾不掩脛而肌膚潔白玉溫而雪明食飲甚寡而其氣充然如春與人語辭簡而意遠貴富盛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自失予是以知爲其道者常或有人也歸田江上聞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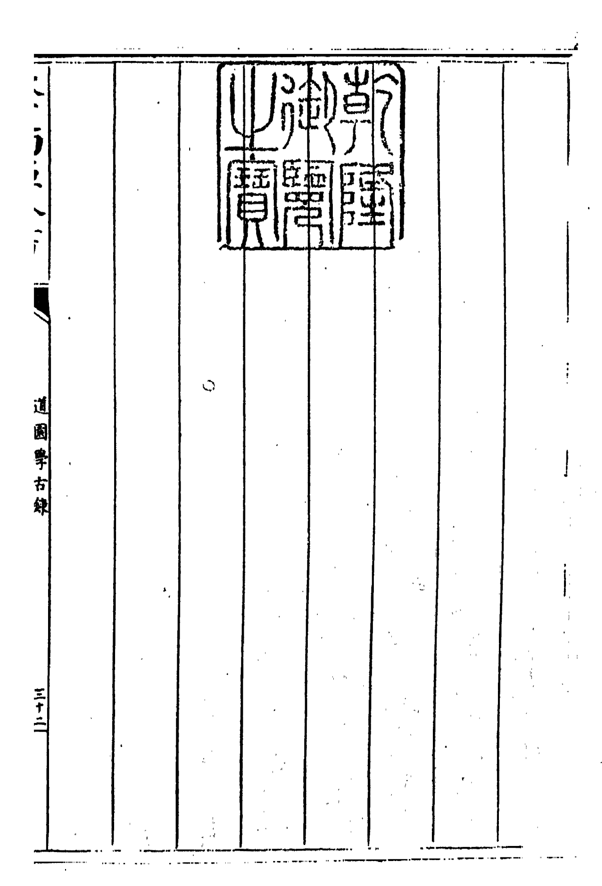
蓬頭金先生者甚高潔接其徒極嚴峻間嘗相聞往來武夷聖井諸山而不獲相見則予貿貿塵土歲云暮矣能無慨然於中乎昔人云千里空谷聞足音而喜亦人之情也崇仁仙游山在邑東郭門外晉王郭二仙人求其師浮丘伯之所歷也有余岫雲師者居之終日與人相接而不失其介其中毅然不可犯而未嘗與人有競意日使童子挈一箄入市人家見焉岫雲僮也輒與飯一小器日向中箄稍滿即還師弟子主僕烹水淪而食

之而江東西高雅之流或道過或徑詣無不即岫雲之室者分簞食共食無愧容無德色山下薄有田數畝隣人多助之耕穫給不給亦不經意故常往來予舍久而不厭問其生則道華蓋山南谷人也年十五辭親入道於宜黃縣南華山昭福觀既而歎曰託兄弟以養親從師以入道果爲何事耶辭其師以去徧歷江漢淮海渡河循山東游乎齊魯至於燕趙之間兩游華陰入終南登太白而後還乎武當衡岳羅浮出武夷過天台計其

所見必有異於人者矣在溫州寓同學者之舍州郡命方士禱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羣起之岫雲曰欲雨乎是日雨沾足亦不見其有所為也郡中先有教人學道者出妻子破家產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爾家室治爾田疇行人道之常而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觀道士黃執中聞其風而悅焉率玉清觀之人處之仙游山破屋數椽耳居亡何信嚮四至仙殿門廡陶甓竹石不約而輯有山木閣者憑虛丈尺耳士大

夫仙人過客就是以信宿而去或至兼旬月亦不知其
餅粟之無儲也岫雲未嘗讀書而所言平易雅正故翰
林學士吳公之夫人余氏岫雲之從姑也仙游修葺略
成吳公爲之記公嘗問爾之爲學何如以顏子喟然章
對始則恍惚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時至而自化爾公
曰佔畢終日未有如是舉者蓋深許之矣有爲作鐘樓
者岫雲來告曰樓成丐一言予游宜春之仰山以十一
月至家而岫雲前一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歲之十

月二十七日也得年六十未歿時徧與所識書别畧無
怛意其弟子彭致中瘞諸山下予至其墓前致中以志
幽爲請始悟鍾記蓋自爲也乃使求石羅山之陽而刻
斯文焉岫雲諱希聖一字非非子有偈頌普説等致中
山下人年少淳謹今係藉玉清亦嘗游方江南道教之
師署爲仙游山昭清觀住持提舉云銘曰
六十而化藏斯丘孰云非仙乃其游微風落月山木秋
簞食屢空吁不留


乾隆御覽之寶

道園學古錄卷五十